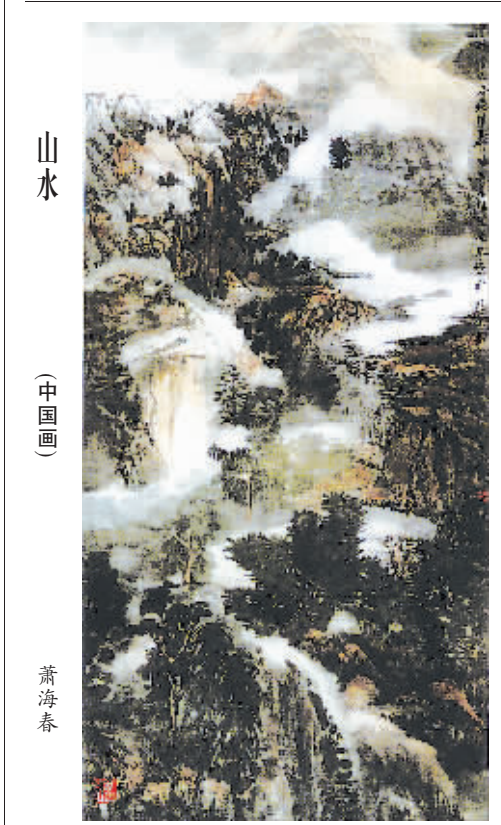


八月的吐鲁番，骄阳似火。但在葡萄沟，却有一片清凉。十多年后重来，看到了又一道风景，这是一道人文景观，坐落在葡萄沟中的“王洛宾音乐艺术馆”。很巧，王洛宾的儿子王海成在艺术馆中为读者购书签名，馆中售书即为王海成先生所著《我的父亲王洛宾》。看了馆中展品，购了书和王洛宾作品专碟，又与王海成先生进行了交谈，真是此行意外的收获。

听音乐是我的最大爱好。王洛宾先生的几首经典，乃天籁之音。他创作的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已被法国巴黎音乐学院作为东方音乐教材，并成为罗伯逊、多明戈、卡雷拉斯等外国歌唱家作华语演唱的保留节目，此歌和王洛宾先生改编的《半个月亮爬上来》已入选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

读王洛宾使我收获良多。自古雄才多磨难，被誉为“西部歌王”的王洛宾其实是地道的北京人，北师大音乐系的高材生，他有风华的青年、磨难的中年和辉煌的老年。他坐过两次牢，一次是解放前，一次是解放后。他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上海租界。上海不少爱国热血青年，纷纷通过各种关系，奔赴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新四军。我们一行4人：汤寅、陆明、沈映虹和我，通过从新四军一师服务团到上海扩军的沈西蒙同志的关系，于1942年1月16日离开上海，到南通吕四参军。沈映虹和我被分配在师服务团工作。

一师服务团，是一支以皖南新四军军部服务团老同志为骨干和许多来自上海等地城市知识青年组成的革命文艺工作队。队长沈亚威善于作曲；副队长沈西蒙善于编剧。他们联系斗争实际所创作的革命歌曲和戏剧，深受部队和群众的

欢迎。

我初参军时，带着浓重的宁波、上海口音，加之缺乏演戏的锻炼，所以开始只能参加合唱队和一般后台工作。后来也逐步参加了《生产大合唱》歌舞剧《红鼻子》、反特小话剧等演出，导演是王啸平同志。在排练过程中，同志们耐心热情地一遍遍帮助我纠正吐字发音。合唱队指挥沈亚威同志态度严肃，要求严格。他指挥的《黄河大合唱》，气势雄伟，汹涌澎湃，把我们演员和观众带到了民族的摇篮——黄河的意境中，使大家热血沸腾，激起誓死保卫黄河的豪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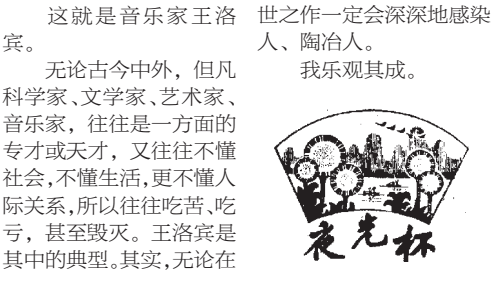
栗裕师长、钟期光主任、

米宽，睡觉只能像只虾，还要被当作共产党要犯遭受严刑拷打。他却用牙膏皮作笔，用“归降书”当纸，写了30多首歌，甚至还有一首“摇篮曲”。在上世纪60年代蒙冤住监时，他作了更多的歌，其中有《共产党宣言大合唱》。

他宽容。平反后，王洛宾先生一直不愿说出当年以“莫须有”罪名把他送到监狱的人是谁，直到临终，在儿子的追问下才说出真相，不过一再叮嘱儿子：走了的人已经走了，活着的人还要继续活着，宽容他们吧。

这就是音乐家王洛宾。

无论古今中外，但凡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音乐家，往往是一方面的专才或天才，又往往不懂社会，不懂生活，更不懂人际关系，所以往往吃苦、吃亏，甚至毁灭。王洛宾是其中的典型。其实，无论在



萧海春倾情山水画，他应该画山水，画属于他的山水画。无论是徜徉丘壑，还是信步林泉，萧海春画山水几乎痴迷。

在“烟云堂”中，我俩端坐在未完成的山水画五条屏前，话题自然离不开传统文化的传承特性与绘画艺术的血脉相融。早年毕业于上海工艺美术校的他，学的是玉雕专业，他以为“理玉虽为小技，然惠我良多，受用终身”，可见他的胸次和学养，并凭借精湛技艺荣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

有趣的是他

开始创作山水画，一出手便赢得了东南亚及港澳台地区藏家的青睐，这就不得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萧海春创作的山水，有一种带弹性的跳跃感，它层叠叠嶂云气蒸腾而自然优美，能使观赏者涌起阵阵喜悦。其实萧海春的内心是很传统的，会画的人在于他的文化内涵的确定性认知。站在既不非薄传统，也不妄自杜撰新篇的大前提下，萧海春以踏实的脚步登临万水千山。

上世纪90年代初，香港台湾地区好几家权威的美术杂志，几乎同时刊发萧海春山水画艺术专辑，他又在上海美术馆的诚邀下举办了画展。我记得当时陪沈柔坚先生观摹，他对萧海春的山水画成就也是称赞有加。萧海春的作品拥有一份慷慨，几分恬

淡。

张崇文宣传部长，都非常重视服务团的工作，爱护服务团的同志。有一次栗师长带领服务团去四团慰问演出，途中遭遇日军袭击，栗师长在指挥警卫排阻击的同时，命令服务团迅速撤离战场。我们俯身撤出战

一师服务团生活琐记

郑如

场时，子弹在头顶、耳边呼啸。由于栗师长指挥得当，在警卫排的掩护下，我们安全撤出了战场。这是我参军后第一次经历的战斗场面。

钟期光主任和张崇文部长经常到服务团来看望同志们，问寒问暖，充满了关怀和爱护

泰伯篇载：“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古代学者对此章的考证、解释连篇累牍。今人读此章，仅据《史记·周本纪》《史记·吴太伯世家》，大致清楚关于泰伯的故事，即可。

周族第十三代领袖是公亶父（后被称为太王），他有三个儿子：长子太伯（即泰伯）、次子仲雍、幼子季历。季历生子取名昌（即后来的周文王），“有圣瑞”，所以公亶父非常喜爱这个孙子，“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泰伯、仲雍知道父亲的心意，于是携手隐身而去，给弟弟季历即位提供便利。二人远离周地，迢迢几千里，最后落在荆蛮之地的太湖附近（今无锡市）。“文身断发”，融入当地原住民，“自号句吴”，自愿归属的有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何为“三让”？学者说法不一，比较好理解的有两种。其一：父亲公亶父死，弟弟季历立，一让；弟弟季历死，侄子昌立，二让；侄子昌死，侄孙发立（即周武王），三让。其二：泰伯走后，季历两次派人请泰伯，泰伯不归。

怎样理解“让天下”？当时的周不过是西方的一个诸侯国，谦让一个地方的领导权怎么说是“让天下”呢？有学者说是“推本言之”，有学者说是“就成事上论其让也”（《论语集释》）。周武王克商，一统天下，与伯祖泰伯让位于祖父季历有逻辑关系。

什么是“民无得而称”？泰伯悄然离去，当时人们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为



萧海春的画，山近水远皆有情。徜徉和信步，大块浓重墨色间留下一片薄薄云雾，苍苍茫茫山脊间寥廓无垠，丘壑壁深林泉闻涓涓细流，松涛风声间滤清了心中的芜杂。萧海春于如是画境中感受清新气息，自诩：“能以此为终老之业，则不虚此生矣。”

染上了。当时缺医少药，唯一的药物就是泻盐，我们一路上走得非常艰苦。记得有一位年仅十三四岁的吴文正同志，也患痢疾，同志们轮流用担架抬他走，几天后送到医院就逝世了，大家悲痛不止。当我们步履艰难、面黄肌瘦地到达师部驻地时，师部机关的许多同志都站在屋前、路旁、树间夹道鼓掌欢迎我们，钟期光主任和张崇文部长也在其中。我们精神为之一振，个个挺起胸膛走进营房。革命部队这种领导和部下，同志和同志之间亲密无间的战斗情谊，温暖着我们的

心，至今余温尚在。

1942年夏秋之间，我们到盐阜区去为二旅部队演出，在回来途中，由于连续长途行军，不少同志患了痢疾，我也

何而去，因此不知道该怎样评论此事；后来人们知道泰伯是主动远避权位，深感其品德高尚，而惟其太高，竟然也不知道该怎样称颂才好。几百年后，孔子这样有文化有思想的人也只是慨叹“其可谓至德也已矣”，笼统地说泰伯的品德至高至大，无以复加，堪与无齐。

孔子观察历史，评论历史人物，常从道德角度着眼，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位道德史观论者。道德史观有很大的局限性，但也有至今仍旧适用的进步内容。孔子竭力称颂尧、舜、禹、文王、周公，是在给同时代以及后世的执政者树立效法的榜样；同时高度评价泰伯，是在树立另一类榜样，纯粹的道德楷模。在孔子看来，春秋时期的执政者基本上都是无德之人。

争利、争名、争权，是人类

的通病，是人性中共有的弱点。孔子和其他许多先进思想家一样，竭力倡导去除名利的道义和品格，但总是少数人听，更多的人不听，连一些宣传孔子思想的人也是说一套做一套。

文章写到这里，有一个情况不得不说。古史专家杨宽先生在其大著《西周史》里说，《史记》关于泰伯的记载“不符合事实”，事实是“太王传位给幼子季历，而让长子太伯、次子仲雍统率部分周族迁到今山西平陆以北，创建虞国……”，“至于吴国，应该是虞的分支”。倘若确如杨宽先生所说，那么太湖地区吴文化研究者以泰伯为始祖的愿望，恐怕就要落空了。

早起，走在通往胶林的小路上，虽然穿着单衣，感觉还是凉飕飕的。路边的杂草打湿了裤腿和胶鞋，一股凉意从脚底往上蹿，不由地使人打了一个寒颤。紧箍在脑门上的电石灯在风中抖动着，一闪一闪的。寻着依稀可见的“之”字路，来到树位前，浓密的树冠把天空遮得严严实实，不见星星，也不见月亮。笼罩在雾霭之中的胶林，散发着湿润。不一会儿发尖、眉梢便挂上了露珠，脸，黏黏的。

割胶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岗位，却辛苦。一个胶工要负责两个树位，隔天轮换着。一个树位一百八十棵，意味着每天要弯一百八十次腰。割一棵树一般需要一分钟左右，两个小时下来，眼也花了，腿也酸了、腰便直不起来。根据生物钟，清晨是出胶率最高的时段。胶工们必须赶在日出之前割完一个树位。

天，慢慢地放亮了。胶工们拖着疲惫的步伐走下树位，回到伙房吃早点，那便是最快活的时光。小媳妇忙着奶孩子，婆娘们聚在一块东家长西家短地嚼舌头。男人们或抱着水烟筒咕嘟咕嘟地过着烟瘾，或天南海北地摆起“龙门阵”。

连队有一“活宝”好酒，每天总会有故事。茅厕建在小路边，孤零零的，熟悉的人都知道男左女右，不会搞错。一晚，“活宝”喝了几两，正在蹲厕，随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闪进一人，黑暗中一屁股蹲在面前，吓得他屏住气息，不敢吭声。那人似乎闻到酒气，站起身来便匆匆走了。那天活宝绘声绘色地说：“真是见鬼了。”众人笑曰：“定是女鬼吧，否则如何不吭声？”他正色道：“不能够吧，左右还是分得清的。”当年连队生活十分单调，工间休息便是一种调节，“活宝”经常会有一些段子，真真假假的总能带来快乐。

太阳出来了，透过树冠斑斑驳驳地洒落在胶林里，在微风中晃动着、闪烁着。稍事休息，胶工们挑着胶桶或吹着口哨、或哼着小曲，陆续来到自己的树位，忙着收胶。他们将一碗碗白色的胶乳依次倒到胶桶，不一会儿一行人，便沿下山的小路，担起沉甸甸的胶桶，踏着碎步赶往收胶站。待到中午时分，望着运胶的拖拉机晃悠悠地拉走一桶桶新鲜的胶水，胶工们便会把满足挂在脸上。

回想当割胶工的那些日子，辛苦不用说，而快乐却真的不能忘。

战斗的团队中，文化活动开展得很活跃。

新四军中上海兵